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十三

律詩五十五首

送鄭革先輩賜第南歸一本注革以累舉年老恩賜出身

少年鄉譽歎才淹六十猶隨貢士函握手親朋驚白髮還家閭里看青衫閣涵空翠連衡阜門枕寒江落楚帆試問塵埃勤斗禄何如琴酒老雲巖

和原父揚州六題（六一作五）

時會堂二首（造貢茶所也）

積雪猶封蒙頂樹驚雷未發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早
入貢宜先百物新

憶昔嘗修守臣職（余嘗守揚州歲貢新茶）先春自採兩旗開誰知
白首来辭禁得與金鑾賜一杯

自東門泛舟至竹西亭登崑丘入蒙谷戲題春
貢亭

崑丘蒙谷接新亭畫舸悠悠春水生欲覓揚州使君處
但隨風際管絃聲

竹西亭

十里樓臺歌吹繁揚州無復似當年古來興廢皆如此
徒使登臨一慨然

崑邱臺

訪古高臺半已傾春郊誰一作隨從綵旗行喜聞車馬人
同樂慣聽笙歌鳥不驚

蒙谷

一徑崎嶇入谷中翠條紅刺罥春叢花深時有人相應竹密初疑路不通

內直奉寄聖俞博士

千門鑰鎖一作入斷人聲樓閣一本作開沉沉夜氣生獨直偏知宮漏永稍寒尤一作猶覺玉堂清霜雲映月鱗鱗色風葉飛空摵摵鳴犬馬力疲恩未報坐驚時節已崢嶸

送梅龍圖公儀知杭州

萬室東南富且一作繁美君風力有餘閒漁樵人樂江湖外一作上 談笑詩成罇俎間日暖梨花催美酒天寒桂子落空山郵筒不絕如飛翼一作雖然不得陪佳賞莫惜新篇屢往還一作應有新篇慰病顏

送沈學士知常州 康

舊館芸香鎖寂寥齋舲東下入秋濤江晴風暖旌旗颺木落霜清鼓角高吟就絲牋賓已醉舞𩭐紅袖飲方豪平生粗得為州樂因羨君行首重搔

聖俞在南省監印進士試卷有兀然獨坐之歎因思去歲同在禮闈慨然有感兼簡子華景仁

南宮官舍苦蕭條常憶羣居接儁寮古屋醉吟燈豔豔畫廊愁聽雨蕭蕭殘春共約無虛擲一歲那知忽復銷顧我心情又非昨衹思相伴老漁樵

奉答聖俞歲日書事

積雪照清晨東風冷著人年光向一作隨老速物意逐時新貰酒閒邀客披裘共一作自探春猶能自一作畧勉彊顧

我莫辭頻

夜聞春風有感奉寄同院子華紫微長文景仁

聞後春深雪始銷東風凌鑠勢方豪陽生草木黃泉動冰破江湖白浪高未報國恩嗟病骨可怜身事一漁舠

少年自與芳菲競莫笑衰翁擁弊袍

病告中懐子華原父

狂來有意與春爭老去心情漸不能世味惟存詩淡泊生涯半為病侵陵花明曉日繁如錦酒撥浮醅綠似澠

自是少年豪橫過而今癡鈍若寒蠅

奉酬長文舍人出城見示之句

春分臘雪未全銷凛冽春寒氣尚驕攝事初欣迎社鷰尋芳因得過溪橋清浮酒蟻醅初撥暖入鸎篁舌漸調興味愛君年尚少莫嫌齋禁一作齋館暫無憀

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韓内翰

故鄉飛鳥尚啁啾何況悲笳出塞愁青塚埋魂知不返翠崖遺迹為誰留玉顔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

行路至今空歎息巖花澗草自春秋

答和閣老劉舍人雨中見寄

花間鳥語愁泥滑屋上鳩鳴厭雨多坐見殘春一作芳一

如此可憐吾意已蹉跎蕭條兩鬢霜後草瀲灧十分金

巻荷此物猶能慰衰老一作病稍晴相約屢相過

寄閣老劉舍人

夢寐江西未得歸誰憐蕭颯鬢毛衰莓苔生壁圖書室

風雨閉門桃李時得酒雖能陪笑語老年其實厭追隨

明朝雨止花應在又踏春泥向鳳池

詳定幕次呈同舍 嘉祐四年御試進士時詳定卷子幕次在崇政殿後

來時宮柳綠初勻坐見紅芳幾番新蜂蜜滿房花結子還家何處覓殘春

禁中見鞓紅牡丹 洛中花之奇者也

盛遊西洛方年少晚落南譙號醉翁白首歸來玉堂署一作上君王殿後見鞓紅

和江鄰幾學士桃花 用其韻時在崇政殿後詳定幕次

草上紅多枝上稀芳條一作苞一作綠蕚憶來時見桃著子始歸後誰道仙花開落遲

送襄陵令李君

綠髮襄陵新長官面顔雖老渥如丹君服何首烏鬚髮皆黒顔容如少時折腰聊為五斗屈把酒猶能一笑歡紅棗林繁欣歲熟紫檀皮軟禦春寒民淳政簡居多樂無苦思歸欲掛冠

景靈宫致齋

攝事衰年力不彊誰憐岑寂卧齋坊一作房青苔黙黙無

人迹綠葉陰陰覆砌涼玉宇清風來處遠仙家白日靜中長却視九衢車馬客自然顏鬢易蒼蒼

夏享太廟攝事齋宮聞鸎寄原甫

四月田家麥穗稠桑枝生椹鳥啁啾鳳城綠樹知多少何處飛來黃栗留（田家謂麥熟時鳴者為黃栗留出詩義）

送王平甫下第　安國

歸袂搖搖心浩然曉船鳴鼓轉風灘朝廷失士有司恥貧賤不憂君子難執手聊須為醉（一作酒）別還家何以慰

親懽自慙知子不一作未能薦白首胡為侍從官

對雪十韻

對雪無佳句端居正杜門人間見初一作初見落風定不勝繁可喜輕明質都無剪刻痕鋪平失池沼飄急響窗軒惜不搖嘉樹銜宜走畫輈寒欺白酒嫩暖一作老愛紫貂温遠靄銷如洗愁雲晚更屯兒吟鵷鳳語翁坐凍鴟蹲病思驚殘歲朋歡賴酒一作罇稍晴春意動誰與探名園

和武平學士歲晚禁直書懷五言二十韻用其韻

多病淹殘歲初寒卧直廬朝廷務清靜鈐索少文書鄉學今為盛優賢古莫如靚深嚴禁署一作闥閒宴樂羣居賜馬聯金絡清塵侍玉輿討論三代盛獻納萬機餘號令存寛大文章復古初笑談揮翰墨俄頃列瓊琚夜漏銷宮燭春暉上玉除詞詩唐李杜言語漢嚴徐自顧追時彥多慙不鄙予無鹽煩刻畫寒谷借吹噓朋友飛躍鷺君臣在藻魚貪榮同衛鶴取笑類黔驢皎皎心雖在

蕭蕭髮已踈未知論報効安得遂樵漁雲破西山出江

橫畫閣虛餘生歎勞止搔首念歸歟引綬誇民吏椎牛

會里閭一麾終得請此計豈躊躇

答西京王尚書寄牡丹

新花來遠喜開封呼酒看花興未窮年少曾為洛陽客

眼明重見魏家紅却思初赴青油幕自笑今為白髮翁

西望無由陪勝賞但吟佳句想芳叢

應制賞花釣魚

絳闕晨霞一作先照霧開輕塵不動翠華來魚遊碧沼涵
靈德花馥清香薦壽杯夢聽鈞天聲杳默日長化國景
徘徊自慙擊壤音多野帝所賡歌亦許陪

清明賜新火

魚鑰侵晨放九門天街一騎走紅塵桐華應候催佳節
榆火推恩忝侍臣多病正愁餳粥冷清香但愛蠟烟新
自憐慣識金蓮燭翰苑曾經七見春

明堂慶成

辰火天文次皐門路寢閟奉覲昭孝德惟帝饗精誠禮以三年講時因萬物成九筵嚴太室六變導和聲象魏中天起風雷大號行歡呼響山岳流澤決根荄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從臣才力薄無以頌休明

羣玉殿賜宴一本作謝上賜飛白書

至治臻無事豐年樂有成圖書開秘府宴飫一作飲集羣英論道皇墳與貽謀一作謨寶訓明九重多暇豫八體極研精筆力千鈞勁毫端萬象生飛牋金灑落拜賜玉鏘

嗚盛際崇儒學愚臣濫寵榮惟能同舞獸聞樂識和聲

永昭陵挽詞三首 仁宗

與子雖天意知人昔帝難一言謀早定九鼎勢先安大舜仁由性成湯治以寛孤臣恩未報清血但汍瀾

干戈不用臻無事朝野多歡樂有年便坐看揮飛白筆侍臣新和柏梁篇衣冠忽見藏原廟簫一作笳鼓愁聞向洛川寂寞秋風𡸣玉殿還同恍惚夢鈞天

行殿沉沉畫翣重凄涼挽鐸出深宫攀號不悟龍胡遠

侍從猶穿豹尾中日薄山川長起霧天寒松柏自生風
斯民四十年涵煦耕鑿安知荷帝功

續作永昭陵挽詞五首

王者居尊本無外由來天下以為家六龍白日乘雲去
何用金錢買道車
苦霧霏霏著彩旗猶排吉仗雜凶儀常時爲輦行遊處
今日龍輴慟哭隨
都人擾擾塞康莊西送靈車過苑墻金爵繁成龍已去

人間惟有鼠花腸

素幕悠悠逗曉風行隨哀挽出深宮妃嬪莫向蒼梧望
雲覆昭陵洛水東

叨陪法從最多年慣聽梨園奏管絃從此無因瞻黼坐
惟應魂夢到鈞天

赴集禧宮祈雪追憶從先皇駕幸泫然有感

琳闕岧岧倚瑞烟憶陪遊豫入新年雲深曉日開宮殿
水潤春風颺管絃千騎清塵回輦路萬家明月放燈天

一朝人事凄涼改惟有靈光獨巋然

夜宿中書東閤

翰林平日接羣公文酒相歡慰病翁白首歸田徒有約（疊蹟作空）黄扉論道愧無功攀髯路斷三山遠憂國心危百箭攻今夜静聽丹禁漏尚疑身在玉堂中

送王學士赴兩浙轉運（京本作送王勝之兩浙運使）

漢家財利析秋毫暫屈清才豈足勞邑屋連雲盈萬井舳艫銜尾列千艘春寒欲盡黄梅雨海浪高飜白鷺濤

平昔壯心今在否江山猶得助詩豪

早朝

閶闔初開瑞霧中丹霞曉日上蒼龍鳴鞭響徹廊千步佩玉聲趨戟百重雪後朝寒猶凜冽柳梢春意已丰茸少年自結芳菲侶老病惟添睡思濃

下直

宮柳街槐綠未齊春陰不解宿雲低輕寒漠漠侵駝褐小雨班班作鷰泥報國無功嗟已老歸田有約一作計一

何稽終當自駕柴車去獨結茅廬潁水西

齋宮尚有殘雪思作學士時攝事于此嘗有聞鶯

詩寄原父因而有感四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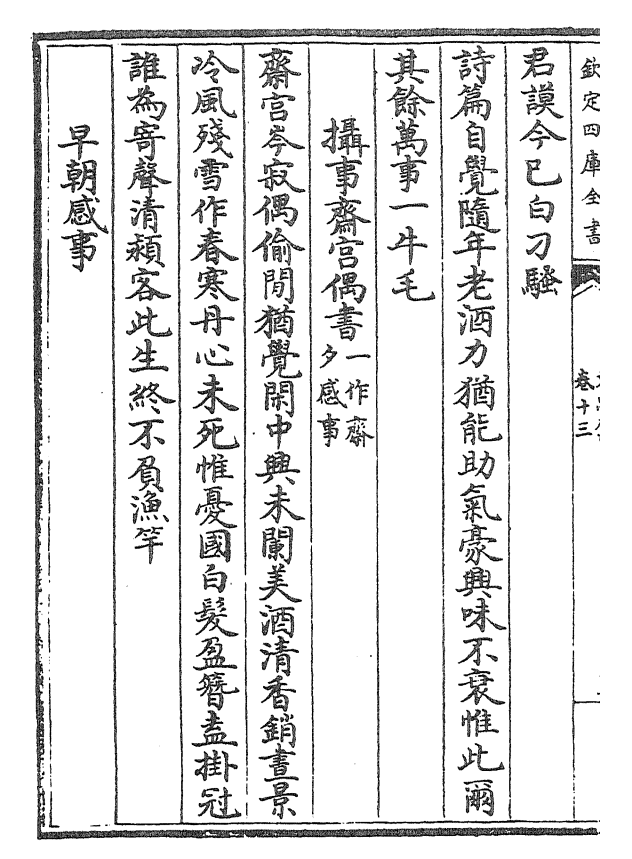
雪壓枯條脉未抽春寒慘慄作春愁却思綠葉清陰下

來此曾聞黄栗留

老來何與青春事閑處方知白日長自恨乞身今未得

齒牙浮動鬢蒼浪

兩京平日接英髦不獨詩豪酒亦豪休把青銅照雙鬢



君謨今已白刀騷

詩篇自覺隨年老酒力猶能助氣豪興味不衰惟此爾

其餘萬事一牛毛

攝事齋宫偶書一作齋夕感事

齋宫岑寂偶偷閒猶覺閑中興未闌美酒清香銷晝景

冷風殘雪作春寒丹心未死惟憂國白髮盈簪盍掛冠

誰爲寄聲清頴客此生終不負漁竿

早朝感事

踈星牢落曉光微殘月蒼龍闕角西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羽儀雖接鴛兼鷺野性終存鹿與麛笑殺汝陰常處士（墨蹟作雲林高卧客）十年騎馬聽朝（音嘲）鷄

集禧謝雨

十里長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馬行遲卧聽竹屋蕭蕭響却憶滁州睡足時

下直呈同行三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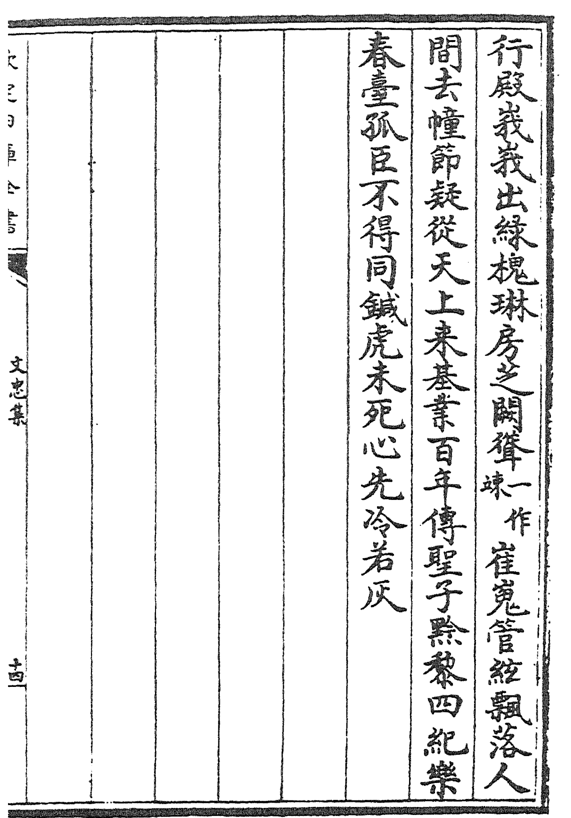
午漏聲初轉歸鞍路偶同天清黃道日街潤綠槐風萬

國舟車會中天象魏雄戢戈清四海論道屬三公自愧陪羣彦從来但樸忠時平容竊禄歲晩歎衰翁買地淮山北垂竿頴水東稻粱雖可戀吾志在冥鴻

東閤雨中

直閤時偷暇幽懐坐獨哦緑苔人迹少黄葉雨聲多雲結愁陰重風傳禁漏過瑶圖新嗣聖玉塞久包戈相府文書簡豐年氣候和還將鳯池句聊雜野人歌

四月十七日景靈宫奉迎仁宗皇帝御容有感



行殿莪莪出綠槐琳房芝闕聳一作竦崔嵬管絃飄落人間去幢節疑從天上來基業百年傳聖子黔黎四紀樂春臺孤臣不得同鍼虎未死心先冷若灰

文忠集卷十三

文忠集卷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十四

律詩六十五首

馬上默誦聖俞詩有感一作偶題

興來筆力千鈞勁一作重 酒醒一作醉後人間萬事空蘇梅二

子今亡矣索寞滁山一醉一作惆悵除陽一病翁

定力院七葉木

伊洛多佳木娑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宫生釦砌陰鋪靜虗堂子落聲夜風疑雨過朝露炫霞明車馬王都盛樓臺梵宇閎惟應靜者樂時聽野禽鳴

秋陰

秋陰積不散夜氣凛初清雨冷侵燈暈風愁送葉聲國恩慙未報歲晚念餘生却憶滁州睡村醪自解酲

秋懐

節物豈不好秋懐何黯然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感

事悲雙鬢包羞一作貪榮食萬錢鹿車終自駕歸去潁東田

初寒

多病淹殘歲初寒悄獨吟雲容乍濃淡秋色半晴陰籬菊催佳節山泉響夜琴自能知此樂何必戀腰金

寄渭州王仲儀龍圖一作送王素之渭州

羗君三作臨邊守慣聽胡笳不慘然弓勁秋風鳴白角帳寒春雪壓青氊威行四境烽烟斷響入千山號令傳翠幕紅燈照羅綺心情何似十年前

崇政殿試賢良晚歸

槐柳依依禁籞長初寒人意自淒涼鳳城斜日留殘照玉闕浮雲結夜霜老負漁竿貪國寵病須樽酒送年光歸來解帶西風冷衣袖猶霑玉案香

聞潁州通判國博與知郡學士唱和頗多因以奉寄知郡陸經通判楊褒

一自蘇梅閉九泉始聞東潁播新篇金樽留客史一作使君醉玉麈高談別乘賢十里秋風紅菡萏一溪春水碧

漪漣政成事簡何為樂終日吟哦雜管絃

南郊慶成

祀教民昭孝天惟德是親太宫嚴大饗吉土兆精禋禮樂三王盛梯航萬國賓恩霑羣動洽慶與一陽新奉册尊長樂均釐及衆臣不須雲物瑞和氣浹人神

和昭文相公上巳宴

一雨初消九陌塵秉蘭修禊及芳辰恩深始錫龍池宴節正須方一作知鳳歷新是歲始頒明天新歷三月三日丁巳紅琥珀傳盃

瀲灔碧琉璃瑩水齋淪上林未放花齊發留待鳴鞘出紫宸

三日赴宴口占

賜飲初逢禊節佳昆池新漲碧無涯九門寒食多遊騎三月春陰正養花共喜流觴修故事自憐雙鬢惜年華鳳城殘照歸鞍晚禁籞無風柳自斜

讀楊蟠章安詩一本有集字

蘇梅久作黃泉客我亦今爲白髮翁卧讀楊蟠一千首

乞渠秋月與春風

蘇主簿挽歌 洵

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旐俄驚一作聞反舊閭諸老誰能先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人會葬車我獨一作獨我空齋掛塵榻遺編時閱子雲書

寄題沙溪寶錫碑本作積院

為愛江西物物佳作詩嘗向北人誇青林霜日換一作染楓葉白水秋風吹稻花釀酒烹雞留醉客鳴機織墨蹟作緝

苧褊山家野僧獨得無生樂終日焚香坐結跏

宋司空一作元憲公挽辭

文章天下無雙譽伯仲人間第一流出入兩朝推舊德周旋三事著嘉謀從容進退身名泰寵錫哀一作衰榮禮數優棠棣從來敦友愛九原相望接松楸

感事治平丁未正月二十有六日

故園三徑久成荒賢路胡為此坐妨病骨瘦便花藥暖嘉祐八年于闐國王遣使來朝貢恩賜宰臣已下于闐所獻花藥布柔軟潔白如凝脂而禦風甚溫不減駝褐

也

煩心渴喜鳳團香先朝舊例兩府輔臣歲賜龍茶一斤而已余在仁宗朝作學士兼史館修撰嘗以史院無國史乞降一本以備檢討遂命天章閣鈔本付院仁宗因幸天章見書吏方錄國史思余上言亟命賜黃封酒一瓶果子一合鳳團茶一斤押賜中使語余云上以學士校新寫國史不易遂有此賜然自後月一賜遂以為常後余忝二府猶賜不絕號弓但灑孤臣血憂國空餘兩鬢霜何日君恩憫衰朽許從初服返耕桑

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挽歌辭

享國年雖近斯民澤已深儉勤成禹聖仁孝本虞心方慶逢千載俄驚過八音天愁嵩嶺外雲慘洛川潯仗動

千官衛神行萬象陰孤臣恩未報清血但盈襟

其一

文景孜孜儉與恭慨然思就太平功興隆學校皇家盛放斥嬪嬙永巷空威懾一作攝黠羌方問罪丹成仙舄忽遺弓霜清日薄簫笳咽萬國悲號慘澹中

其二

千齡應運叶天人四海方欣政日新忽見九門陳羽衛猶疑五載欲時巡觚稜月暗翔金鳳輦道霜清卧石麟

白首舊臣瞻晝翣秋風淚灑屬車塵

其三

奉答子履學士見贈之作

誰言頳水似瀟湘一笑相逢樂未央歲晚君尤耐霜雪
興闌吾欲返耕桑銅槽旋壓清樽美玉麈閑揮白日長
豫約詩一作書筒屢來往兩州雞犬接封疆

送道州張職方

桂籍青衫憶共遊憐君華髮始為州身行南鴈不到處

山與北人相對愁莫為高才輕遠俗當令遺老識賢侯
三年解組來歸日吾已先耕潁水頭

再至汝陰三絶

黄栗留鳴桑椹美紫櫻桃熟麥風凉朱輪昔愧無遺愛
白首重來似故鄉
十載榮華貪國寵一生憂患損天真潁人莫怪歸来晚
新向君前乞得身
水味甘於大明井魚肥恰似新開湖十四五年勞夢寐

此時才得少踟躕 余時將赴亳社思許杜道過潁也

郡齋書事寄子履

使君居處似山中吏散焚香一室空雨過紫苔惟鳥迹夜涼蒼檜起天風白醪酒嫩迎秋熟紅棗林繁喜歲豐寄語瀛洲未歸客醉翁今已作僊翁

答子履學士見寄

潁亳相望樂未央吾州仍得治仙鄉夢回枕上黃粱熟身在壺中白日長每恨老年才已盡怕逢時敵力難當

知君欲别西湖去乞我橋南菡萏香

寄橐人行書贈子履學士

秋来紅棗壓枝繁堆向君家白玉盤甘辛楚國赤萍實磊落韓嫣黄金丸聊効詩人投木李敢期佳句報琅玕

嗟予久苦相如渴却憶氷梨熨齒寒

贈隱者

五岳嵩當天地中聞君仍在最高峰山藏六月陰崖雪潭養千年蛻骨龍物外自應多至樂人間何事忽相逢

飲罷飄然不辭決孤雲飛去杳無蹤

戲書示黎教授

古郡誰云亳陋邦我來仍值歲豐穰烏銜𣓀實園林熟一本作容蜂採檜花村落香世治人方安壠畝興闌吾欲反耕桑若無穎水肥魚蟹終老仙鄉作醉鄉

書懷一作思穎寄常處士

齒牙零落鬢毛踈穎水多年已結廬解組便為閒處士新花莫笑病尚書青衫仕至千鍾祿白首歸乘一鹿車

況一作幸有西鄰隱君子輕蓑短一作披簑帶笠伴春鋤常夷甫也

過河龍潭

碧潭風定影涵虛神物中藏岸不枯一夜四郊春雨足

却來閒卧養明珠

遊太清宮出城馬上口占

擁旆西城一據鞍耕夫初識勸農官鵶鳴日出林光動

野潤風揺麥浪寒漸暖綠楊纔弄色得晴丹杏不勝繁

牛羊雞犬田家樂終日思歸盍掛冠

太清宮燒香

清晨琳闕聳巑岏弭節齋坊暫整冠玉案拜時香裊裊畫廊行處珮珊珊壇場夜雨蒼苔古樓殿春風碧瓦寒我是蓬萊宮學士朝真便合列仙官

謝提刑張郎中寄筇竹拄杖

玉光瑩潤錦斕斑霜雪經多節愈堅珍重故人相贈意扶持衰病過殘年

七言二首答黎教授

撥甕浮醅新釀熟得霜寒菊始開齋養丹道士顔如玉
愛酒山公醉似泥不惜藥從蜂採去尚餘香有蝶來棲
莫嫌學舍官閒冷猶得芳樽此共携
共坐欄邉日欲斜更將金蘂泛流霞欲知却老延齡藥
百草枯時始見花

又寄許道人

綠髪方一作青瞳瘦骨輕飄然乗鶴去吹笙郡齋獨坐風
生竹疑是孫登長嘯聲

扶溝知縣周職方錄示白鶴宮蘇才翁子美贈黃
道士詩并盛作三絶見索拙句輒為四韻奉酬

能棊好飲一道士醉墨狂吟二謫仙道士不聞乘白鶴
謫仙今已掩黃泉古來豪傑骨如此誰拂塵埃為惆然
華髮郎官才調美更將新句續遺篇

曉發齊州道中二首 後一首五言

東州幾日倦征軒千騎驂驔白草原鴈入寒雲驚曉角
雞鳴蒼一作滄海浴朝暾國恩未報身先老客思無憀一作

聊歲已暮誰得平時為郡樂自憐痟渴馬文園

歲晚勞征役（一作晚歲倦征軒）三齊舊富閒人行桑下路日上（一作出）海邊山軒冕非吾志風霜犯客顏惟應思賴夢先過稽陵關

表海亭

望海亭亭古堞間獨憑危檻俯人寰苦寒冰合分（一作雙）流水（南洋北洋河也一在州中一在城外）欲雪雲垂四面山（州城四面皆山東西二面山差遠唯此亭高盡見之）髀肉已消嗟病骨凍醪猶可慰愁顏賴因

二頃春蕪沒安得柴車自駕還

歲晚書事

一麾新命古三齊白首滄洲願已違軒冕從來為外物山川信美獨思歸長天極目無飛鳥積雪生光射落暉臘候已窮春欲動勸耕猶得覽郊圻

謁廟馬上有感

旌旆曉悠悠行驚歲已遒霜雲依日薄野水帶冰流富庶齊三服山川禹九州自憐思穎意無異旅人愁

毬場看山

為愛南山紫翠峰偶來仍值雪初融自嫌前引朱衣吏不稱閒行白髮翁向老光陰雙轉轂此身天地一飄蓬何時粗報君恩了去逐冥冥物外鴻

殘臘一作雪

殘雪初銷一作融上古臺桑郊向日綵旗開山橫南陌城中見春逐東風海上來老去每驚新歲換病多能使壯心摧自嗟空有東陽瘦覽物慙無八詠才

歲暮書事

東州負海圻風物老依依歲熟鵶聲樂天寒鴈過稀跨鞍驚髀骨數帶減腰圍却羨常夫子終年獨掩扉

聞沂州盧侍郎致仕有感

少年相與探花開老病惟愁節物催蹉跎歸計荒三徑半落生涯酌一杯頼上先生招不起沂州太守亦歸來自愧國恩終莫報尚貪榮祿此徘徊

春晴書事

莫笑青州太守頑三齊人物舊安閒晴明風日家家柳
高下樓臺處處山嘉客但當傾美酒青春終不換頹顏
惟慚未報君恩了昨日盧公衣錦還

遊石子澗宮相公創亭

巖𡾊高亭古澗隈偶攜嘉客共一作此徘徊席間風起聞
天籟雨後山光入酒杯一作朝廷元老今華衮巖壁遺文已綠苔泉落斷崖
春壑響花藏深崦過春開一作新雨亂泉逢石響過春深谷尚花開麏麚一作林間禽鳥莫驚顧太守不將車騎來

讀易

莫嫌白髮擁朱輪恩許東州養病臣飲酒橫琴銷永日焚香讀易過殘春昔賢軒冕如遺屣世路風波偶脫身寄語西家隱君子奈何名姓已驚人

水磨亭子

多病山齋厭鬱蒸經時久不到東城新荷出水雙飛鷺喬木成陰百囀鶯載酒未妨佳客醉憑高仍見老農耕使君自有林泉趣不用絲篁亂水聲

寄題相州榮歸堂一本此篇已下係酬答安陽韓侍中五詠

白首三朝社稷臣壼漿夾道擁如雲金貂爭看眞丞相竹馬猶迎舊使君豈止軒裳誇故里已將鍾鼎勒元勲

不須授簡樽前客好學平津自有文

晝錦堂

昔憇甘棠長舊圍重來城郭歎人非隨車仍是爲霖雨被衮何如衣錦歸公前出自西樞以武康之節鎮相臺今罷鈞軸以司徒侍中再鎮

觀魚軒

當年下澤驅羸馬今見犀兵擁碧油位望愈隆心愈靜
每來臨水翫游鯈

狎鷗亭

險夷一節如金石勳德俱高映古今豈止忘機鷗鳥信
陶鈞萬物本無心

休逸臺

清談終日對清樽不似崇高富貴身已有山川資勝賞
更將風月醉嘉賓

青州書事

年豐千里無夜警吏^一作公^退一室焚清香青春固非老者事白日自爲閒人長禄厚豈惟慙飽食俸餘仍足^一作^得買輕裝君恩天地不違物歸去行歌潁水傍

留題南樓二絶^一本前一首題作偶書^

偷得青州一嵗閒四時^一作案頭^終日面孱顔須知我是愛山者無一詩中不説山

醉翁到處不曾醒問向青州作麽生公退留賓誇酒美

睡餘敧枕看山横

答和王宣徽（一作答王宣徽見贈）

相逢莫怪我皤然出處參差四紀間有道方令萬物遂無能擬乞一身閒花前獨酌罇前月淮上扁舟枕上山此樂想公應未暇且持金盞醉紅顔

答和吕侍讀

昔日題輿媿屈賢今来還見擁朱轓笑談二紀思如昨名望三朝老更尊野徑冷香黄菊秀平湖斜照白鷗翻

此中自有忘言趣病客猶堪奉一罇

奉答子履學士見寄之作

憶昨初爲亳守行暫休車騎汝陰城喜君再共罇俎樂

憐我久懷丘壑情累牘已嘗陳素志新春應許遂歸耕

老年雖不堪東作猶得酣歌詠太平

謝景平挽詞

憶見奇童髪兩髦遽驚名譽衆推高東山子弟家風在

西漢文章筆力豪方看淩雲馳騄驥已嗟埋玉向蓬蒿

追思陽夏曽遊處撫事傷心涕滿袍

答資政郡諫議見寄二首

豪橫當年氣吐虹蕭條晚節鬢如蓬欲知潁水新居士即是滁山舊醉翁所樂藩籬追尺一作斥鷃敢言寥廓逐冥鴻期公歸輔巖廊上顧我無忘畎畝中

欲知歸計久遷延三十篇詩二十年受寵不思身報効乞骸惟冀上哀憐相如舊苦中痟渴陶令猶能一醉眠材薄力殫難勉強豈同高士愛林泉

文忠集卷十四

文忠集卷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十五

賦五首 雜文五首附

黄楊樹子賦 并序

夷陵山谷間多黄楊樹子江行過絶險處時時從舟中望見之鬱鬱山際有可愛之色獨念此樹生窮僻不得依君子封殖備愛賞而樵夫野老又一無又字不知甚惜作

小賦以歌之

若夫漢武之宫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高秋羽獵之騎半夜嚴粧之鐘鳳蓋朝拂銀牀暮空固已葳蕤近日的皪一作灼爍含風婆娑萬户之側生長深宫之中豈知緑蘚青苔蒼崖翠壁枝蓊欝以含霧一作露根屈盤而帶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柏上臨千仞之盤薄下有驚湍之潰激澗斷無路林高暝色偏依最險之處獨立無人之跡江已一作有轉而猶見峯漸回而稍隔嗟乎日薄雲

昏烟霏飛一作露滴員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徒以
竇穴風吹陰崖雪積哢山鳥之嘲哳𧾷驚猿之寂歷無
遊女兮長攀有行人兮暫息節既晚而愈茂歲已寒而
不易乃知張騫一見須移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隴
頭之客

鳴蟬賦并序

嘉祐元年夏大雨水奉詔祈晴于醴泉宫聞鳴蟬有感
而賦云

肅祠庭以祗事兮瞻玉宇之崢嶸收視聽以清慮兮齋予心以薦誠因（一作默）以靜而求（一作覩）動兮見乎萬物之情於時朝雨驟止微風不興四無雲以青天雷曳曳（一作隱隱）其餘聲乃席芳藹臨華軒古木數株空（一作荒）庭草間爰有一物鳴于樹顛引清風以長嘯抱纖柯而永歎嘒嘒非管泠泠若絃裂方號而復咽淒欲斷而還連吐孤韻以難律含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因物造形能變化者邪出自糞壤慕清虛者邪凌風

高飛知所止者邪嘉木茂樹喜清陰者邪呼吸風露能尸解者邪綽約雙鬟修嬋娟者邪其為聲也不樂不哀非宮非徵胡然而鳴亦胡然而止吾嘗悲夫萬物莫不好鳴若乃四時代謝百鳥嚶兮一氣候至百蟲驚兮嬌兒婉女語鸝庚兮鳴機絡緯響蟋蟀兮轉喉哢舌誠可愛兮引腹動股豈勉彊而為之兮至於汚池濁水得雨而聒兮飲泉食土長一無長字夜而歌兮彼蝦蟇固若有欲而蚯蚓又何求兮其餘大小萬狀不可悉名各有氣類

隨其物形一有而字不知自止有若爭能忽時變以物改咸漠然而無聲嗚呼達士所齊萬物一類人於其間所以為貴蓋已巧其語言又能傳於文字是以窮彼思慮耗其血氣或吟哦其窮愁或發揚其志意雖共盡於萬物乃長鳴於百世予亦安知其然哉聊為樂以自喜方將一作吾方考得失較同異俄而陰雲復興雷電俱擊大雨既作蟬聲遂息一本賦後有跋云予因學書起作賦草他兒一視而過獨小子棐守之不去此兒他日必能為吾此賦也因以子之

秋聲賦

歐陽子方（一無方字墨蹟止作余無上四字）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来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一作風驟雨而）至其觸於（一無於字）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墨蹟無聲字）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一作月星）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哉（一作天）此秋聲也胡為而来哉蓋夫秋之

爲狀也其色慘淡烟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墨蹟無者字乃其一無一字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爲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墨蹟有大哉字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

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一有之字無情有時一有而字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一作人惟動物物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一有能字及憂其智之所不能一有行字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黟一本作黳墨蹟同然黑者為星星奈何以一無以字非金石之質一有而字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一作以助余之歎息

病暑賦和劉原父作

吾將東走乎泰山兮願陟崑之高峯蔭白雲之摇曳兮聽石溜之玲瓏松林一作竹仰不見白日陰壑慘慘多悲風避哉不可以坐致兮安得仙人之術解化如飛蓬吾將西登乎崑崙兮出於九州之外覽星辰之浮沒視日月之隱蔽披閶闔之清風飲黄流一作河之巨派羽翰不可以揮余之兩腋兮畏舉身而下墜既欲泛乎南溟兮瘴毒流膏而鑠骨何異避喧之一作而趨市兮又如惡影之就日又欲臨乎北荒兮飛雪層冰之所聚鬼方窮髮

一作徼

無人迹兮乃龍蛇之雜處四方上下皆不得以往兮顧此大熱吾不知夫所逃萬物並生於天地豈余身之獨遭任寒暑之自然兮成歲功而不勞惟衰病之不堪兮譬燎枯而灼焦矧空廬之湫旱兮甚鼃蝎之跼縮飛蚊幸余之露坐兮壁蝎伺余之入屋一作蠅蚊幸余之虛坐兮蟲蝎伺余於壁屋賴有客之哀余兮贈端石與蘄竹得飽食以安一作以晝寢兮瑩枕冰而簟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兮乃聖賢之高蹈惟冥心以息慮兮庶可忘於煩酷

憎蒼蠅賦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為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又無蚊䖟之利觜幸不為人之畏胡不為人之喜爾形至眇爾欲易盈杯盂殘瀝砧几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為害也至要若乃華榱廣廈珍簟方牀炎風之燠夏日之長神昏氣慼流汗成漿委四支而莫舉眊兩目其茫洋惟高枕之一覺冀煩歊

之暫忘念於爾而何員乃於吾而見殃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沿眼眶目欲瞋而復警臂已痺而猶揮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公於夢鬄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徒使蒼頭丫髻巨扇揮颺咸頭垂而腕脫每立寐而顛僵此其為害者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閒奈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沒溺或投熱羮遂喪其䰟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

號為景迹一有霑汙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揺頭鼓翼聚散倏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為之太息此其為害者二也又如醯醢之品醬臡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缾罌之固濟乃衆力以攻鑽極百端而窺覬至於大胾肥牲嘉肴美味葢藏稍露於罅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稍怠於防嚴已輙遺其種類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臧獲懐

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為害者三也是皆大者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為精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嫉而可憎

雜文五首

醉翁吟 并序一作醉翁述

余作醉翁亭于滁州一作余於滁作醉翁亭有太常博士沈遵一有者字好奇之士也聞而一上作嘗往遊焉愛其山水歸而以琴寫之作醉翁吟三疊去年秋一無秋字余奉使契丹沈君一作子

會余一作于一有於字思冀之間夜闌酒半一無此四字援琴而作之有其聲而無其辭乃為之辭以贈一作遺之其辭曰

始翁之來一作翁之來兮獸見而深伏鳥見而高飛翁醒而往兮醉而歸朝醒暮醉兮無有四時鳥鳴樂其林獸出遊其蹊咿嚶啁哳於翁前兮醉一有而字不知有心不能以無情兮有合必有離水潺潺兮翁忽去而不顧山岑岑兮翁復來而幾時風嫋嫋兮山木落春年年兮山草菲嗟我無德於其人兮有情於山禽與野麋賢哉沈子兮能

寫我心而慰彼相思

山中之樂并序一本題下云三章送慧勤上人

佛老慧勤餘杭人也少去父母長無妻子以衣食于佛之徒往來京師二十年其人聰明材智亦嘗學問于賢士大夫今其南歸遂將窮極吳越甌閩江湖海上之諸山以肆其所適予嘉其嘗有聞於吾人也於其行也一本無四字為作山中之樂三章一本有以送之既極道山林間事以動蕩其心意而卒反之於正其辭曰

江上山兮海上峯藹青蒼兮杳巑叢霞飛霧散兮邈乎青空天鏡毘削兮闢立於鴻蒙崖懸磴絶兮險且窮穿雲渡水兮一無兮字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幾重中有平田廣谷兮與世隔絶猶有太古之遺風泉甘土肥兮鳥獸雝雝其人麋鹿兮既壽而豐不知人間之幾時兮但見草木華落爲春冬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見今子其往兮誰逢一其丹莖翠蔓兮巖壑玲瓏水聲聒聒兮花氣濛濛石巉巉兮横一作當路風颼颼

兮吹松雲冥冥兮雨霏霏白猿夜嘯兮青楓朝日出兮林間澗谷紛以青紅千林靜兮秋月百草香兮春風嗟世之人兮曷不歸来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得今子其往兮誰從其二梯崖構險兮佛廟仙宮耀空山兮鬱穹隆彼之人兮固一無固字亦日明而耳聰寵辱不干其慮兮仁義不被其躬蔭長一作蕎松之蓊蔚兮藉纖草之丰茸尚其中以自足兮忘其服胡而顛童自古智能魁傑之士兮固亦絕世而逃蹤惜天材之甚良兮而一無而字自棄於

無庸嗟彼之人兮胡為老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久遲

子之返兮誰同其三

雜說三首有幷序二字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視天與月星一作日月星辰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聲

益急其感於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蚓食土而飲泉其為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

號若呼若嘯若歌一作若歌若嘯其亦有所求邪抑其求易足

而自鳴其樂邪苦一作抑欸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邪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邪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邪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一本此屬次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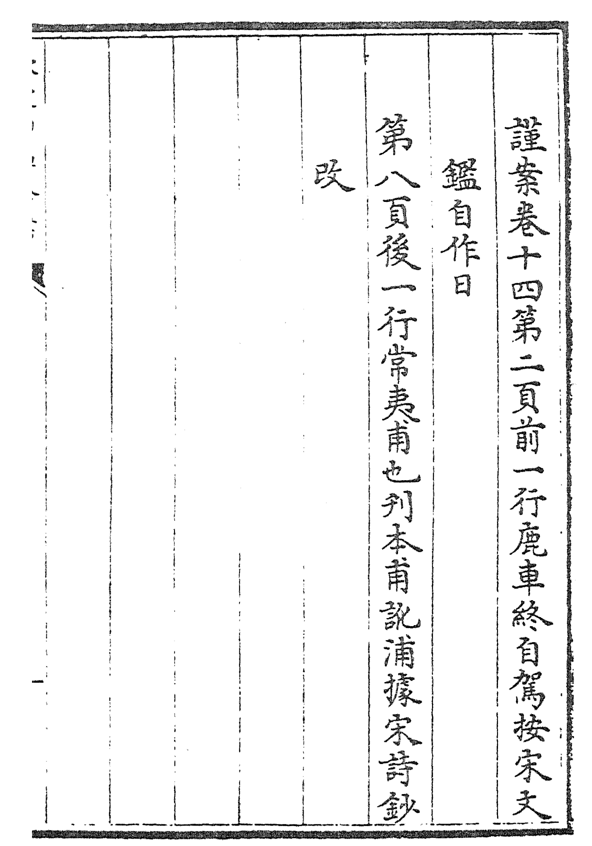
星殞于地腥礦頑醜化爲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蘊而爲思慮發而爲事業著而爲文章昭

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慾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一無而字)感者方曰足乎利慾所(一無所字)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本無三字)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為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以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為哉夫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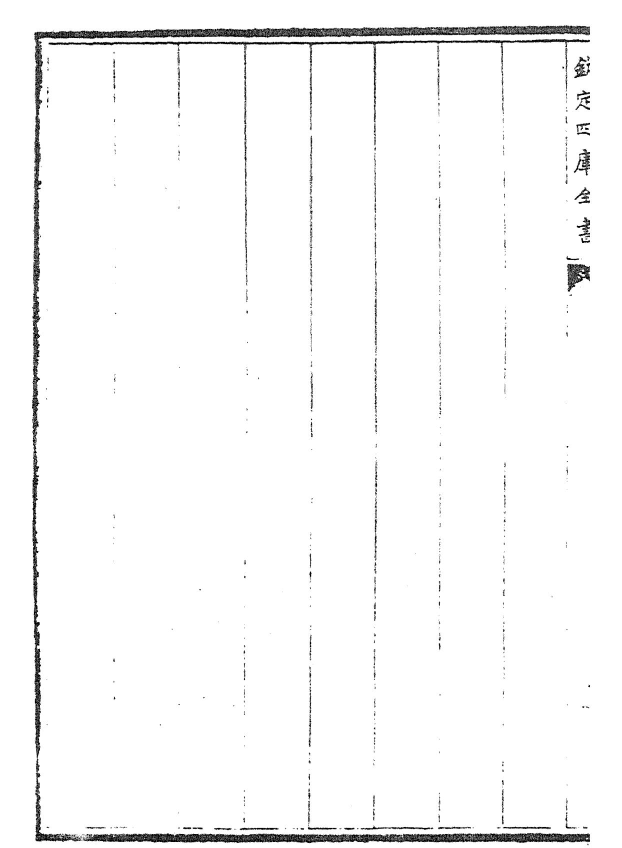
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益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彊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一本此爲首篇）

文忠集卷十五



謹案卷十四第二頁前一行鹿車終自駕按宋文鑑自作日

第八頁後一行常夷甫也刋本甫訛浦據宋詩鈔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楊省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十六至十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十六

論三首 或問一首附

正統論三首

序論

臣修頓首死罪言伏見太宗皇帝時嘗命薛居正等撰梁唐一作後唐晉漢周事為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命李

昉等編次前世年號為一篇（一作卷）藏之秘府而昉等以梁為偽梁為（一無此字）偽則史不宜為帝紀（一本有而後唐之事當續劉昫唐史為一書或比二漢離為前後二十二字一前一作先）而（一作則）亦無曰五代者於理不安今又（一作又今）司天所用崇天歷承後唐書天祐至十九年而盡黜梁所建號援之於古惟張軌不用東晉太興而虛稱建興非可以為後世法益後唐務惡梁（一有甚字）而欲黜之歷家不識古義但用有司之傳遂不復改至於昉等初非著書第採次前世名號以備有司之求

因舊之失不專是正乃與史官戾不相合皆非是臣愚因以謂正統王者所以一民而臨天下三代用正朔後世有建元之名然自漢以來學者多言三代正朔一作改正朔之事而怪仲尼嘗修尚書春秋與其學徒論述堯舜三代間事甚詳而於正朔尤大事乃獨無明言頗疑三代無有其事及於春秋得十月隕霜殺菽二月無冰推其時氣乃知周以建子爲正一有月字則三代固嘗改正朔而仲尼曰行夏之時又知聖人雖不明道正朔之事其意

益非商周之為云其興也新民耳目不務純以德而更易虛名至使四時與天不合不若夏時之正也及秦又以十月為正漢始稍分後元中元至於建元遂名年以為號由是而後一無此四字而有太初之元年復用夏正其後遂不復改十五字直以建元之號加於天下而已所以同萬國而一民也而後世推次以為王者相繼之統若夫上不戾於天下可加於人則名年建元便以三代之改歲然而後世僭亂假竊者多則名號紛雜不知所從於是正閏真偽之論作

而是非多失其中焉然堯舜三代之一天下也不待論說而明自秦昭襄訖周顯德千有餘年治亂之迹不可不辨而前世論者靡有定說伏惟大宋之興統一天下與堯舜三代無異臣故曰不待論說而明謹採秦以來訖于顯德終始興廢之迹作正統論臣愚不足以知顧下學者考定其是非而折中焉

正統論上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

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為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

魏又推而上之則為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賊亂也而前世議

者獨以梁為僞其可疑者三也夫論者何為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然而論者衆矣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蓋於其（一作其於）可疑之際又挾自私之心而溺（一作入）於非聖之學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為東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

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一作授下同則推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為南史者詆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說也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于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至于湯武之起所以捄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歷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

運者繆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人葢自孔子歿周益衰亂先生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恠奇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絶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固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於此說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惟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無所私疑得其決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說者可置而勿論也

正統論下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絶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正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彊有德者王威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

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幷小以彊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彊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幷（一作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

子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為閏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

桀為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為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

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旣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闗東諸侯强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

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為一作云為一作文章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為大小之國

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侻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也況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内一本注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為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為晉與乎周之為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

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一（有晉政已亡四字）至于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絶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竊正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説君弒而賊不討則以爲無臣子

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况欲干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甞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

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為魏說者不過曰於一作功多而國彊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彊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彊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一作并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王公之篤論乎

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𠠫𠠫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彊其最彊者苻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為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彊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為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豈能干正統乎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

也而獨僞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彊其尤彊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並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為僞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為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為疑以謂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

迹異矣而今乃一槩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冀於有為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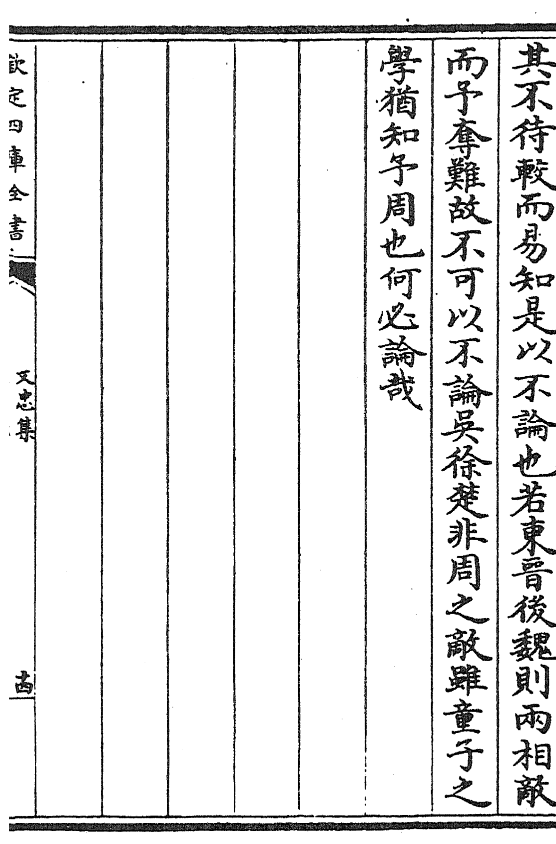
錢何翊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絶之何疑

或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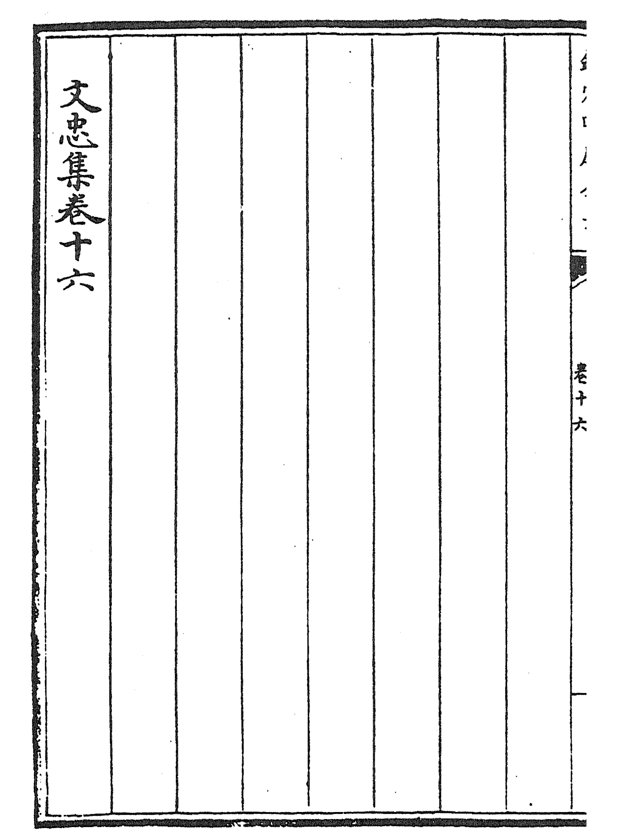
或問子於史記本紀則不偽梁而進之於論正統則黜梁而絶之君子之信乎後世者固當如此乎曰孔子固嘗如此也平桓莊之王於春秋則尊之書曰天王於詩則抑之下同於列國孔子之於此三王者非固尊於彼而抑於此也其理當然也梁賊亂之君也欲干天下之正統其為不可雖不論而可知然謂之偽則甚矣彼有

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廟社稷而能殺生賞罰以制命於梁人則是梁之君矣安得曰僞哉故於正統則宜絕於其國則不得爲僞者理當然也豈獨梁哉魏及東晉後魏皆然也堯舜桀紂皆君也善惡不同而已凡梁之惡余於史記不没其實者論之詳矣或者又曰正統之說不見於六經不道於聖人而子論之何也曰孔孟之時未嘗有其說則宜其不道也後世不勝其說矣其是非予奪人人自異而使學者惑焉莫知夫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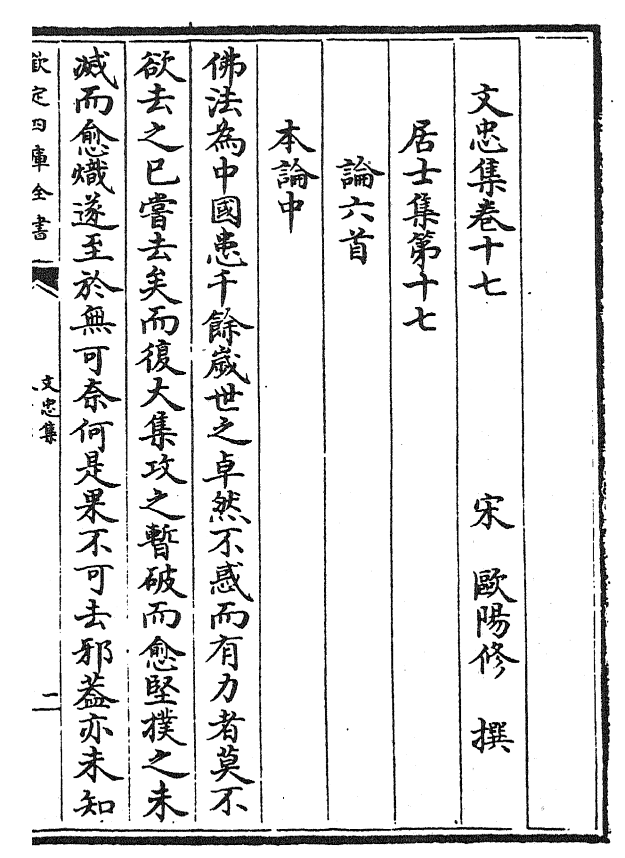
從又有偏主一德之說而益之五勝之術皆非聖之曲學也自秦漢以來習傳久矣使孔孟不復出則已其出而見之其不為之一辨而止其紛紛乎此余之不得已也嗚呼堯舜之德至矣夏商周之起皆以天下之至公大義自秦以後德不足矣故考其終始有是有非而參差不齊此論之所以作也德不足矣必據其迹而論之所以息爭也或者又曰論必據迹則東周之時吳徐楚皆王矣是正而不統也子獨不論何也曰東周正統以



其不待較而易知是以不論也若東晉後魏則兩相敵而予奪難故不可以不論吳徐楚非周之敵雖童子之學猶知予周也何必論哉



文忠集卷十六



文忠集卷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十七

論六首

本論中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甞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

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来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来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来

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一作笙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

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一有者字)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一有堯舜二字)三代

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一有禮字）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彊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

佛於此時乗間而出千有餘嵗之間佛之来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壊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乗其隙一無此六字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一作率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敺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

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𩑦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一有何其不思之甚也七字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一有自字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

戟勇益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説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一無此字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絶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本論下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為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為吾禮義則民將

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葢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一有其之害二字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两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

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一作君）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鄫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為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為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

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歳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為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為俑者不仁葢歎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為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内之今之為害著

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乗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爲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葢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

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為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朋黨論在諫院進

本以論為議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

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
為朋此自然之理也一無此六字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
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
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
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一作弟兄親戚
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
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
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

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皐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

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
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
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
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一作咸）投之黃河
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
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
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一有以字）亂亡
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

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一有作朋黨議四字）

魏梁解（一作論）

予論正統辨魏梁（一作不黜魏而辨梁注曹魏朱梁）不為僞議者或非予（一作其）大失春秋之旨以謂魏梁皆負篡弑之惡當加

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子應之曰是春秋之志耳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為君此予所以不黜魏梁者用春秋之法也魏梁之惡三尺童子皆知可惡予不得聖人之法為據依其敢進而不疑乎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為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為言信然後善

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揜耳使為君者不得揜其惡則人之為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為言信而善惡明也凡惡之為名非徒君子嫉之雖為小人者亦知其可惡也而小人常至於為惡者蓋以人為可欺與夫幸人不知而可揜耳夫位莫貴乎國君而不能逃大惡之名所以示人不可欺而惡不可揜也就使

四君因聖人誅絶而其惡彰焉則後世之爲惡者將曰彼不幸遭逢聖人黜絶而之一作不得爲君遂彰其惡耳我無孔子世莫我黜則冀人爲可欺而惡可揜也如此則僥倖之心啓矣惟與其爲君使不得揜其惡者春秋之深意也桀紂不待貶其爲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今匹夫之士比之顔閔則喜方之桀紂則怒是大惡之君不及一善之士也春秋之於大惡之君不誅絶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

後世與其為君而不得揜其惡以息人之為惡能知春秋之此旨然後知予不黜魏梁之是也

為君難論上

語曰為君難者孰難哉葢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絶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

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為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為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為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為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强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

東晉指為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説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强辯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為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内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

之大敗而歸北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
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
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
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為未可帝意必欲徙之
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
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
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
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

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為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為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為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

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葢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為君難論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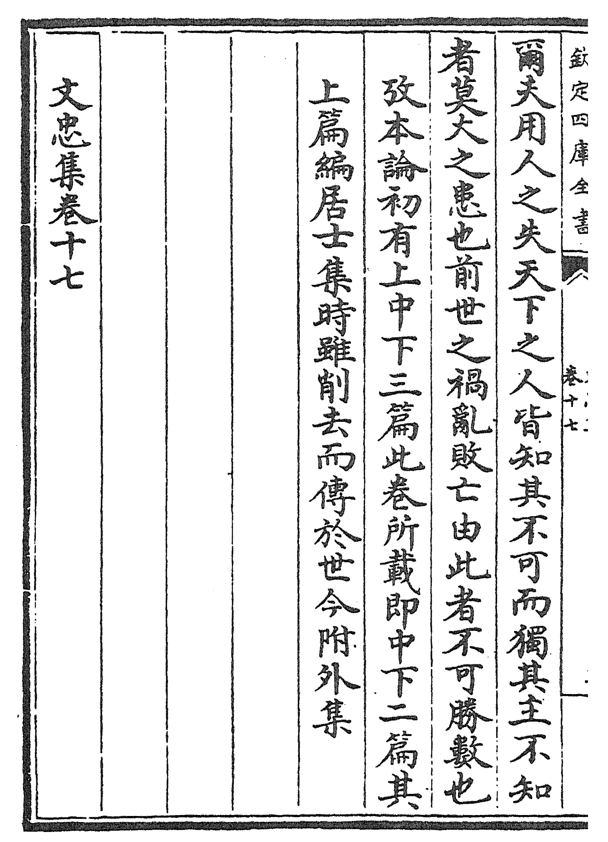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横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

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為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輙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

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坑於長平葢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輙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悦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荆人

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强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輙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

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説焉予畧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



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孜本論初有上中下三篇此卷所載即中下二篇其上篇編居士集時雖削去而傳於世今附外集

文忠集卷十七